



博 雅 语 言 学 书 系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REDUPLICATION IN
CHINESE WITH REFERENCE TO JAPANESE

汉语重叠认知研究
——以日语为参照系

张恒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 雅 语 言 学 书 系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REDUPLICATION IN
CHINESE WITH REFERENCE TO JAPANESE

汉语重叠认知研究

常州以日语为参照系
藏书章

张恒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重叠认知研究/张恒悦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8

(博雅语言学书系)

ISBN 978-7-301-20927-1

I . 汉… II . 张… III . 汉语—重叠(语言学)—研究

IV . H14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7419 号

书 名: 汉语重叠认知研究——以日语为参照系

著作责任者: 张恒悦 著

责任编辑: 李 凌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927-1/H · 310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 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3.25 印张 201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大凡对一项新的研究成果进行高度评价时，总会使用这样的表述：“填补了……的一个空白”。我对于本书的评价便想借用这一表述。张恒悦通过这本书的撰写的确可以说是填补了现代汉语研究中的一处空白。

现代汉语的重叠现象和重复现象以多样的形式频繁出现于各种表达层面，在语法体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本书在对现代汉语中具有代表性的重叠形式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之上，尝试对现代汉语中的重叠形式的本质特征进行剖析和解释。本书主要探讨的重叠形式如以具体的实例来表示，可归纳如下：

数量词重叠形式：个个、一个个、一个一个、一一

拟声词重叠形式：哗哗、哗啦啦、哗啦哗啦、哗哗啦啦、稀里哗啦

形容词重叠形式：红润润、漂漂亮亮

命名的方式虽然相同，但是“形容词重叠式”与数量词重叠式以及拟声词重叠式相比，性质有所不同。在本书中，“形容词重叠式”主要指的就是由重叠形式构成的，句法功能和语义功能与形容词相类似的词汇形式，而以形容词为基式重叠而成的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因此，“红润润”和“红扑扑”、“漂漂亮亮”和“坑坑洼洼”就得以同属一个类，即“形容词重叠形式”。不过，本书认为不应该把这些重叠形式称为形容词，在参照日语词类术语的基础上，以与拟声词重叠形式的认知共性为依据，提出设立拟态词这一词类范畴的建议。从“红润润”与“哗啦啦”、“漂漂亮亮”与“哗哗啦啦”在形式、语义以及语法功能的对应角度看，本书的建议是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的。

由书名可知，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把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成果运用于

汉语重叠形式的分析和解释中,从而论证以下几种重叠形式所对应的认识模式:

统合型认知:一个个

离散型认知:一个一个、哗啦哗啦

快速型离散认知:个个、哗哗

起始快速型离散认知:哗啦啦(扩张→红润润)

叠错型离散认知:哗啦啦(扩张→漂漂亮亮)

连续不规则型离散认知:稀里哗啦

以上所示都是全新的见解,其确切性和准确度当然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不过,本书援引丰富的用例进行周密而扎实的论证,使我们看到这些认识模式对于汉语重叠形式的本质特征的理解是有效的。

本书的另一大贡献是,对汉语重叠形式的研究提出了跨越词类的分界进行横断性研究的重要性,并且证明了其理论上的可行性。本书指出:

为什么同一种重叠形式会由不同词性的基式组成?这些不同词性的基式所组成的相同形式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重叠的格式意义并不受制于其基式的性质。相反,性质不同的基式在进入相同格式后,却能产生相同的意义,并表现出相同的语法功能,也就是说,重叠操作能够形成跨词类的语义模式。因此,对重叠格式的研究有必要打破品词分类的界限。

这之中显然可见构式语法的着眼点。通过跨词类的横断性研究,本书成功地克服了先行研究中存在的诸多不足。

为了对上述认知模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本书还在很多地方对具体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例如,关于“漂漂亮亮”一类重叠形式(AABB),本书指出以下一些情况:

- i. AB 如果在语义上是均质性的,那么,按 AABB 式重叠后仍保持均质,比如:“干净→干干净净”。但是 AB 如果是非均质性的,重叠为 AABB 则会产生“纷繁复现态”,比如:“说笑→说说笑”

笑”。

- ii. AABB 可以成词,而 ABAB 却不能。
- iii. 双音形容词的重叠事实上只有 AABB 一种形式,比如:“老老实实→* 老实老实”。
- iv. “软软颤颤”(“踩岸边儿那平平坦坦,软软颤颤的河泥儿”)可以接受,而“* 黑黑颤颤”却难以接受。

此前的研究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统一性的解答。作者写道,“AABB 为什么会上这样的特点?援用‘叠错型离散认知’模式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并对这些问题逐一加以阐明。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于上述问题中的 iv,作者指出“在‘叠错型离散认知’模式中,AB 是一个认知单位。换句话,AB 之间要具备在认知上融为一体条件。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非成词 AB 的 AABB 成立与否”之后,又作如下解说:

可见味觉与触觉(甜、柔),形状与亮度(高、亮),视觉与味觉(红、甜)之间在认知上跨越较大,导致这些 A、B 所构成的 AABB 难以被接受。

关于这一点,从共感现象(synesthesia)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先行研究已经存在,如果对那一部分的研究有所参考的话,应该更具有说服力。

本书的缺点是在论证的组织结构和展开过程中出现不少重复之处。在另起一章甚至另起一节的时候,对“统合型认知”及“离散型认知”的说明反反复复、不厌其烦。或许,在建立一种新型理论之际,如此这般重复也是一种不得已。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有一天再不需要对“统合型认知”与“离散型认知”等术语浪费笔墨。斯为序。

杉村博文

2012 年 1 月 22 日

目 录

序	杉村博文 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	1
第二节 研究目标及方法.....	4
第三节 本书结构说明.....	6
第二章 重叠现象研究综述	8
第一节 重叠研究概况.....	8
1 古代学者对重叠的研究	8
2 “五四”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对重叠的研究	9
3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文革”前对重叠的研究	10
4 “文革”后对重叠的研究	11
第二节 先行研究存在的问题	12
第三章 数量词重叠形式认知模式研究	18
第一节 数量词重叠式“— CC”和“— C — C”	18
1 引言	18
2 先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9
3 本研究的假设	20
4 假设的检验	22
5 小结	40

2 汉语重叠认知研究

第二节 量词重叠式 CC 的语义认知模式	41
1 引言	41
2 统合型认知与离散型认知	42
3 CC 和“一 CC”的语义差异	43
4 离散认知的速度	47
5 CC 与“一 C 一 C”的语义差异	49
6 周遍性主语句的性质及其对 CC 的语义制约	52
7 小结	55
第三节 数词重叠式“一一”的语义认知模式	56
1 引言	56
2 先行研究	57
3 “一一”与“一 C 一 C”	59
4 “一一”与 CC	62
5 “一一”的语法地位	64
6 小结	72
第四章 拟声词重叠形式认知模式研究	73
第一节 拟声词的三种重叠：AA、ABAB 和 AABB	73
1 引言	73
2 双音节拟声词 AB 表达几个声音？	74
3 三种形式的语义共性	79
4 AA 与 ABAB 的差异	85
5 AABB 的认知特征	90
6 小结	95
第二节 拟声词重叠式 ABB 的语义认知模式	96
1 引言	96
2 先行研究及其问题	96
3 ABB 与其他三种重叠式的类同性	98
4 关于 ABB 认知模式的假设	102
5 关于 ABB 假设的检验	104
6 小结	111

目 录 3

第三节 ABCD 类拟声词重叠式及“里”的语法化动因 ······	112
1 引言 ······	112
2 先行研究及问题 ······	114
3 运用“双声”“叠韵”的构词法 ······	115
4 ABCD 的结构个性 ······	117
5 ABCD 的语义分析 ······	119
6 “里”的语法化 ······	130
7 小结 ······	132
第五章 重叠形式的横断性研究 ······	133
第一节 形容词重叠式 ABB 是形容词吗? ······	133
1 问题所在 ······	133
2 理论依据 ······	135
3 ABB 的语义结构 ······	139
4 语法上的观察 ······	150
5 ABB 的词类所属 ······	154
第二节 AABB 格式的认知模式及其能产机制 ······	156
1 引言 ······	156
2 本研究的基本立场 ······	157
3 动态的持续性 ······	160
4 AB 之间的关系 ······	164
5 内部的无界性 ······	170
6 能产机制 ······	174
7 小结 ······	178
第六章 结语 ······	180
省略标记及用例出处 ······	184
参考文献 ······	185
索引 ······	197
后记 ······	200

第一章 絮 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主要探讨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中各种重叠形式所对应的语义认知模式问题。本论的部分由 8 个专题研究组成,涉及 11 种重叠形式。

对于这 11 种重叠形式的选取,本研究兼顾以下两条标准。(一)重叠形式自身的能产性(productivity)。(二)重叠形式之间的系统性(systematicness)。比如,由拟声词所构成的重叠式 AAB(如“咚咚锵”),在不少先行研究之中被列在重叠形式一览表中,似乎可以与 ABAB(如“哗啦哗啦”)、AABB(如“哗哗啦啦”)等其他拟声词重叠式平起平坐,其实不然。从表示敲击鼓锣的“咚咚锵”或者表示摇动铃铛的“叮叮当”等用法中可以得知,AAB 形式基本限于对乐器音之类的人工声响的描写,而对于以自然界中各种声响的描写为目的的拟声词则难以适用。特别是拟声词之中“哗啦”“轰隆”“噼啪”等高频词都无法进入 AAB 形式(“哗哗啦”“轰轰隆”“噼噼啪”等俱不成立),我们认为该形式缺少能产性。因此,本研究没有把拟声词 AAB 形式列入研究专题。与此相对,数词重叠式“一一”虽然并不具备能产性,却在本研究中占据了独立的一节。这是因为数词重叠式“一一”和量词重叠式 CC(如“个个”)以及数量词的两种重叠式“一 CC”(如“一个个”)、“一 C 一 C”(如“一个一个”)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要想全面研究和分析数量词重叠形式的系统性,这一环不可或缺。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把由动词构成的表示“尝试”或者“短时”义的 VV(如“看看”“听听”等)也置于专题选择之外。我们这样做

的理由主要在于 VV 在认知规律上和其他重叠形式存在很大的不同。至今为止,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表达“短时态”的动词重叠 VV 在现代汉语重叠系统中的特异性。李宇明(1996a)论证现代汉语的重叠在表意功能上大部分都是表示“增量”的,比如,量词重叠(如“件件”)、数量结构重叠(如“一个个”、“一个一个”)、数词重叠(如“一一”)及名词重叠(如“人人”)等与其基式(base form)相比,所表示的都是在数量上的加大;形容词的重叠(如“高高”)则表示在度量上的加大;而动词重叠内部也存在增量的情况,如“吃吃喝喝”等表示的是动量的加大。但是 VV 的语义特征正好相反,表示“次少量小”,实为“减量”。张敏(1997)指出动词重叠所表达的重叠“小量”如何能够跟形容词重叠等表达的重叠“大量”同时并存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并认为依据同一条认知规则难以解释这个现象。陆镜光(2000)也有类似的看法,所使用的术语虽然分别为“指大”与“指小”,但二者与“增量”“减量”的内涵完全对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贤钏、张积家(2009)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形容词重叠和动词重叠的对比研究为目的进行了一次心理学实验,结果证明各类形容词重叠有明显“增量”的倾向,相比之下,VV 则是趋于“减量”。这样,VV 与其他重叠形式在认知理解中所存在的对立通过实验的方式得以证明。

还有一点也能显示 VV 在现代汉语重叠系统中的与众不同,那就是其非“生动性”或非“描写性”。对于形容词的重叠,Chao(1968:205)称之为“vivid reduplicates”,吕叔湘主编(1980:637)把它命名为“形容词生动形式”。显然,两者都在关注形容词在重叠后带上的其基式所不具备的生动性,并把它看成是与重叠操作相伴而生的最为本质的语义特征。朱德熙(1982b:73)对形容词重叠后构成的词语以“状态形容词”命名,但是,“状态形容词”之所以和“性质形容词”形成对立,除了在形式特征及语法功能方面的区别以外,在语义特征方面也有不同,朱德熙先生将“状态形容词”不同于“性质形容词”的语义特征称为“描写性”。“生动性”和“描写性”,作为术语本身存在差异,但就其所指内容而言实际上是一致的,不妨概括为:指称一种非概念性的,能够刺激言语主体产生如临其境历历在目等感性意象的认知功能。值得注意的

是,这种所谓“生动性”或“描写性”并不是只限于形容词重叠才有的情况。刘月华等(1983:90)认为由数量词构成的重叠(如“一个一个”、“一个个”)的作用在于“描写”,并指出它们的语义跟概念化地叙述事物多的“很多”不可相混。李珊(2003:209—211)指出由动词构成的AABB格式(如“躲躲闪闪”)具有“生动化的效果”;吴吟、邵敬敏(2001)指出由名词构成的AABB格式(如“汤汤水水”)也带有“描写性”;张谊生(1997)谈到了副词重叠(如“暗暗”)的“摹状性”;而沈家煊(2010)则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指出,汉语里名词、动词、形容词都能通过重叠变成摹状词(简称“状词”。如“山山水水”“飘飘”“白白”“圆滚滚”“红彤彤”等)。可见,“生动性”或者“描写性”(摹状性)其实反映了汉语各种重叠形式共通的另一条普遍性特征。然而,VV却是例外,它的语义特征是表示意志型的“尝试”(王还 1963、Chao 1968:204、朱德熙 1982b:68)。

上述格局的形成,可以从VV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中找到原因。据范方莲(1964)的周密考证,VV本来源出于中古时期的动量组合形式“V—V”,后来经过“一”的脱落才演化为现代汉语的VV。张赪(2000)通过对中古语料的调查,特别是从晚唐五代时期动词借用作动量词用法的角度再度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证。该文认为,晚唐五代汉语中出现了由动词借用而来的动量词,宋代这种动量词又大量出现在同形的动词后的用法,即“同源动量词”,借用动量词和同源动量词都是实际称量动作的次数,同源动量词基本出现在“V—V^①”式中,所表示的次数大多是“一”,进一步引申就产生了次数少、持续时间短、程度轻的用法,而形式也就采用“V—V”式,省略“一”就成了“VV”式。从这个意义上说,VV尽管在形式特征上完全符合以某一基式为单位重复而成的“重叠”标准,但是在本质上并不是地道的“重叠”。由于其源头为动量组合“V—V”,而在“一”脱落形成VV后,其语义功能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VV实际上只是动量组合意义的载体。也就是

^① 张赪(2000)用“V—V”表示数词前后的两个词同形而不同质,V为动词,V'为动量词。如“又喝一喝,拍手归众”(《五元灯会》卷十一)

说,在汉语母语者的心理词典(mental lexicon)中,VV 在认知上类似于“V—V”(王贤钏、张积家 2009)。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范方莲(1964)特别强调 VV 和中古以前存在而现代汉语中消亡的单音动词重叠(如“行行重行行”^①)以及现代汉语中由动词构成的 AABB(如“吃吃喝喝”)都没有内在的关联,而后二者之间倒是共同遵循了重言的传统。另外,尚英(2005)对语料库的调查结果表明,在现代汉语中“V—V”基本上可以用对应的 VV 加以替换。这一共时层面的现象是历时嬗变的结果,反过来也可以验证 VV 源于“V—V”的结论。

有鉴于此,本研究没有把 VV 设为研究专题^②,这样不仅可以减少非重叠性认知因素所带来的干扰和纠缠,而且可以使本研究的结论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另外,限于时间和精力,本研究对副词重叠几乎未作涉及,对单音名词重叠等现象也所谈不多。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将是笔者今后一段时间的一项长远课题。

第二节 研究目标及方法

本研究的目标是对现代汉语的重叠形式在认知结构上的特点进行具体而系统的分析。本书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 各种重叠形式所对应的认知模式
2. 各种认知模式形成过程中所参与的认知原则
3. 各种认知模式对其语法表现所带来的影响
4. 由词性不同的基式所构成的格式相同的重叠之间的关系
5. 支配现代汉语重叠系统的认知原理有哪些?
6. 与其他语言相比,汉语的重叠系统的共性和个性是什么?

^① 此诗见于《昭明文选》所收无名氏作“古诗十九首”,大约写成于东汉末年。原文如下:“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② 本研究不对 VV 进行专题性研究并不意味着把 VV 完全彻底地抛开。作为汉语采取了重叠形式的一员,VV 和其他重叠形式之间也有值得注意的认知原理上的共性,比如“象似性(iconicity)”。这一点是我们所看重的,在以后多个章节中将有所论及。

相信以上这些问题的澄清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汉语重叠形式的性质和规律以及思考重叠现象在汉语语法系统中的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主要采用以认知语言学的原理规则具体分析解释各种汉语重叠形式的研究方法。本研究认为汉语的重叠形式在本质上是以视觉、听觉为中心的“身体经验(physical experience)”在语言上的投射并符号化的结果。以此为出发点,本研究首先分析由数量词构成的四种重叠形式所对应的认知模式(参见第三章),通过论证数量词重叠形式与空间认知原理的关系,使视觉在空间维度上的一些认知规律得以总结。

拟声词的重叠在先行研究中所受的重视不高^①,但是,在本研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拟声词重叠代表了以听觉为手段的在时间维度上的认知模式。本研究对拟声词重叠所给篇幅较多,围绕5种形式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参见第四章)。

人类的空间认知和时间认知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关联,相互扩张的。而且人类感知外部世界时所凭借的五种基本感官功能(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交汇相互影响的关系。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研究在第五章则着重从跨词类的角度对基式词性不同的相同重叠形式实现了横断性研究。

本研究以共时性研究为基本着眼点。但是,由于重叠现象在悠久的历史中经历了汉语由单音节为主的语言向双音节为主的语言的巨大转变过程,而这又直接导致不少现代汉语重叠形式的出现,因此,在很多论述中,我们也尽量吸收了历时语言学的一些研究成果。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虽然是探讨汉语中的重叠形式所具有的语义认

^①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拟声词的词类归属问题一直是拟声词研究争论的焦点(参见王松茂1983)。直到80年代中期,《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1984)通过对“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的修订,增加拟声词一类,才使拟声词获得了独立的词类地位(参见郭锐2002:12—13)。但90年代初文炼(1991)在《中国语文》上撰文,根据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认为“把象声词当作非语言符号,不是没有根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是拟声词的重叠式,就连拟声词的总体研究都难以说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知机制问题,然而,无论是在构思阶段还是在行文阶段,从他种语言的角度来审视汉语的重叠始终是我们的一条重要思路。正是因为这样,本研究的内容主要以日语为参照系来进行讨论,同时也特别重视引用朝鲜语、英语以及其他类型学研究成果来充实自己的论证。

第三节 本书结构说明

语言是一种线性表达手段。因此,当我们来分析和说明现代汉语重叠这一现象的时候,不得不从个别的重叠形式入手分出若干章节循序渐进地加以叙述。然而,每一种重叠形式并不是孤立的偶然性的存在,和重叠的大系统及其子系统中的其他重叠形式之间存在种种不可割裂的关联和对立。这样,如何在线性的叙述当中体现对重叠的子系统以及大系统的立体性的观照和把握则成了本书写作中需要解决的一项任务。

为完成这项任务,笔者把本书设计为一种环环相扣式的结构。举例来说,本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以数量词两种重叠形式“一 CC”和“一 C — C”为研究对象,而第二节则主要讨论量词重叠 CC 的语义模式问题,不过,两节之间有承前启后的关系。也就是说,第一节的研究框架和结论对第二节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构成铺垫,而第二节则是以第一节为基础,通过与第一节的对比,完成与“一 CC”和“一 C — C”比较之下的对 CC 的个性和共性的剖析。这样就有在第二节中对第一节的基本原理和结论进行重述的必要。到了第三节,研究对象变为数词重叠式“一一”,其论证基础除了第二节还有第一节,即除了跟 CC 之外还需要跟“一 CC”、“一 C — C”进行对比。因为不如此便看不出数词重叠“一一”在数量词重叠这个子系统中的地位,更谈不上向汉语重叠这个大系统方向的抽象。于是,在第三节中又免不了对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基本内容作再度说明。

因此,本书的结构展开有点像一棵树。也就是说,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表面上看,本书分出一个个具体的章节,但实际上各章节之间枝枝丫丫,相互交结,汇集于几条主树干,通向一

个共同的根。那么,树枝和树枝之间是如何交结在一起的呢?我们认为是共同的认知原理。我们在每个章节对前述内容的重述目的之一就是为明确其交接点的所在。

另外,本书也想尽量保持各个章节相对的独立性。比如,第四章第三节所设定的专题是“ABCD 类拟声词重叠式及‘里’的语法化动因”。如果有只对“ABCD 类拟声词重叠式”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径直翻看这一部分。虽然 ABCD 类拟声词重叠式的分析是建立在对拟声词重叠式 ABAB、AABB 甚至数量词重叠式“— CC”、“— C — C”的对比分析之上,但因为该节中已经对这些问题作了简要概括,所以读者可以理清各种理论推导的来龙去脉,而不至于由于局部阅读而产生理解障碍。

第二章 重叠现象研究综述

第一节 重叠研究概况

1 古代学者对重叠的研究

重叠现象在汉语中源远流长,上古文献特别是《诗经》中既已大量出现,比如:“关关(雎鸠)”“呦呦(鹿鸣)”“(杨柳)依依”“皎皎(白驹)”“(衣裳)楚楚”等。由于这种用相同的两个汉字组成的形式很独特,两千多年前就赢得学者们的关心。在《尔雅》的“训释”一章中,由二字相叠的条目多达百条以上,如“明明、斤斤,察也。”。另外,汉代的经学大师毛亨、郑玄为《诗经》作注笺时也很留心这类形式,给出的注释颇丰。其后以仿效《尔雅》的体例为特色的辞书编撰渐成传统,比如,汉代有孔鲋的《小尔雅》,三国时代有张揖的《广雅》,明代有朱谋埠的《骈雅》等,相关的研究相继不衰。明代方以智的《通雅》和清代史梦兰的《叠雅》为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前者首次以“重言”一语总括重叠这一语言现象^①,对后世影响深远,后者为叠字研究的专书,在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贡献甚大。

然而,上述研究也存在严重不足,那就是研究对象并不是与时俱进

^① 本段文字参考了孙景涛(2008)的资料,但观点有所不同。据笔者的考察,“重言”一词在宋·朱熹《诗集传》中既已使用。如“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兴也。燕、鶗也。谓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卷之二)。不过,这只是偶一用之,停留于“例”(token)的层面。而明·方以智的《通雅》则是以“重言”一词来统摄重叠形式这一部类,透露出明确的“型”(type)的意识,具有学术术语的价值。